

钢笔正楷字帖

中学语文课文选

庞中华 书写

	..	..	..	..	..	上	面	还	造	起
一	座	镇	压	的	塔	来	，	这	就	是
峰	塔	。	此	后	似	乎	事	情	还	很
如	“	白	状	元	祭	塔	”	之	类	，
我	现	在	都	忘	记	了	。			
		那	时	我	惟	一	的	希	望	，
在	这	雷	峰	塔	的	倒	掉	。	后	来
长	大	了	，	到	杭	州	，	看	见	这
破	烂	烂	的	塔	，	心	里	就	不	舒
后	来	我	看	看	书	，	说	杭	州	入
叫	这	塔	作	保	叔	塔	，	其	实	应
写	作	“	保	叔	塔	”，	是	钱	王	的
子	造	的	。	那	么	..	..	..	..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钢笔正楷字帖

中学语文课文选

庞中华 编写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 发行

天津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1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

统一书号: 8073·50184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480000

定价: 0.12元

					清	贫					
				方	志	敏					
		我	从	事	革	命	斗	争	，	已	经
十	余	年	了	。	在	这	长	期	的	奋	斗
中	，	我	一	向	是	过	着	朴	素	的	生
活	，	从	没	有	奢	侈	过	。	经	手	的
款	项	，	总	在	数	百	万	元	；	但	为
革	命	而	筹	集	的	金	钱	，	是	一	点
一	滴	的	用	之	于	革	命	事	业	。	这
在	国	方	的	伟	人	们	看	来	，	颇	似
奇	迹	，	或	认	为	夸	张	；	而	矜	持
不	苟	，	舍	己	为	公	，	却	是	每	个
共	产	党	员	具	备	的	美	德	。	所	以
如	果	有	人	问	我	身	边	有	没	有	一
些	积	蓄	，	那	我	可	以	告	诉	你	一
桩	趣	事	: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
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
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
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
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
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
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
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
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
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
时表和一支自来笔之外，
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
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
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
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
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

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
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
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
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
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
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
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
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
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
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
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

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
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
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
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
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
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
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
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
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
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
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
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
士，也将拉着引线，仍旧

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
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瓶。后
来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
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
惊异的目光，对我上而下
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
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
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
下，让我的想一想，啊，记
起来的，有的有的，但不
算多。去年夏天我穿的几
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
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
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
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
去，准备今年夏天拿出

来	再	穿	；	那	些	就	算	是	我	唯	一
的	财	产	了	。	但	我	说	出	那	几	件
“	传	世	宝	”	来	，	岂	不	要	叫	那
些	富	翁	们	齿	冷	三	天	？！			
		清	贫	，	洁	白	朴	素	的	生	活，
正	是	我	们	革	命	者	能	够	战	胜	许
多	困	难	的	地	方	！					
					一	九	三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写	于	囚	室				
					春						
					朱	自	清				
		盼	望	着	，	盼	望	着	，	东	风
来	了	，	春	天	的	脚	步	近	了	。	
		一	切	都	象	刚	睡	醒	的	样	子，
欣	欣	然	张	开	了	眼	。	山	朗	润	起

来	了	，	水	涨	起	来	了	，	太	阳	的
脸	红	起	来	了	。						
		小	草	偷	偷	地	从	土	里	钻	出
来	，	嫩	嫩	的	，	绿	绿	的	。	园	子
里	，	田	野	里	，	瞧	去	，	一	大	片
一	大	片	满	是	的	。	坐	着	，	躺	着
打	两	个	滚	，	踢	几	脚	球	，	赛	几
趟	跑	，	捉	几	回	迷	藏	。	风	轻	悄
悄	的	，	草	软	绵	绵	的	。			
		桃	树	、	杏	树	、	梨	树	，	你
不	让	我	，	我	不	让	你	，	都	开	满
了	花	赶	趟	儿	。	红	的	象	火	，	粉
的	象	霞	，	白	的	象	雪	。	花	里	带
着	甜	味	儿	；	闭	了	眼	，	树	上	仿
佛	已	经	满	是	桃	儿	、	杏	儿	、	梨
儿	。	花	下	是	成	千	成	百	的	蜜	蜂
											嗡

翁	地	闹	着	,	大	小	的	蝴	蝶	飞	来
飞	去	。	野	花	遍	地	是	:	杂	样	儿
有	名	字	的	,	没	名	字	的	,	散	在
草	丛	里	象	眼	睛	,	象	星	星	,	还
眨	呀	眨	的	。							
	“	吹	面	不	寒	杨	柳	风	”	不	错
的	,	象	母	亲	的	手	抚	摸	着	你	。
风	里	带	来	些	新	翻	的	泥	土	的	气
息	,	混	着	青	草	味	儿	,	还	有	各
种	花	的	香	,	都	在	微	微	润	湿	的
空	气	里	酝	酿	。	鸟	儿	将	巢	安	在
繁	花	嫩	叶	当	中	,	高	兴	起	来	了
呼	朋	引	伴	地	卖	弄	清	脆	的	喉	咙
唱	出	宛	转	的	曲	子	,	跟	轻	风	流
水	应	和	着	。	牛	背	上	牧	童	的	短
笛	,	这	时	候	也	成	天	嘹	亮	地	响

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象牛毛，象花针，象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笋渐渐多了，地

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
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
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
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
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
望。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
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
着。

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
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
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
我们上前去。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

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由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

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
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
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
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
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
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
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
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
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
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
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
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
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
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
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

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
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
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
则普天之下的人们，其欣喜
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
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
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
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
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
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
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
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
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

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

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